

恍若生命

HuangRuoshengMing

孙武军 著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恍若生命

孙武军
著



宁波出版社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恍若生命/孙武军著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 2007.12

(浙东作家文丛.第5辑/李浙杭主编)

ISBN 978-7-80743-161-9

I.恍... II.孙...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9196 号

浙东作家文丛(第5辑)·恍若生命

本册作者 孙武军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卓挺亚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3003 千(本册字数 230 千)

印 张 248(本册印张 19.25)

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43-161-9

定 价 385.00 元(全十六册)

恍若生命

目

录

- 恍若生命 / 003
海之交响 / 008
鱼 / 016
仰望星空 / 023
彩色的血肉 / 026
纯净与高贵 / 028
雨中田野 / 030
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 / 032
春天·诗歌·爱情 / 034
天一阁听鸟 / 041
腊梅花,含笑花 / 043
四川记 / 045
老家 / 047
诗人死了 / 054
草子 / 063
蚊子与我 / 068
与鼠共舞 / 071
老房子 / 078
诗人 / 082
反复的叫喊 / 087
咯 噎 / 090
某种城市的情景 / 093
与疯子同行 / 095

目 录

- 字的噩梦 / 097
背对悬崖 / 099
病人手记 / 102
对于烦的 27 条论述 / 105
最高虚构笔记 / 108
周赧王 / 114
一夜长于百年 / 118

花 落

- 花 落 / 123
气 / 126
听 雨 / 129
隐 逸 / 133
菊月说菊 / 137
秋之蟋蟀 / 140
蟋蟀之秋 / 142
弹 弓 / 144
说 龙 / 147
金银花 / 151
晾书记 / 153
钓鱼教 / 155
蚕 事 / 159
天一阁风雨 / 163
生活的艺术 / 166
“无知就是力量” / 168

目 录

拆 围 / 170
亨廷顿与汪曾祺 / 173
奇文共欣赏 / 177
高音喇叭 / 180
鄞女墓 / 183
字与笔 / 185
笔记心情 / 188
古代宁波的四位诗人地方官 / 190
印 卡 / 193

留几粒樱桃给鸟儿

留几粒樱桃给鸟儿 / 199
种一树樱桃给鸟儿 / 201
桂花香飘保国寺 / 203
北大街的“懒汉” / 205
回忆稻草 / 208
枇杷花开樱桃红 / 210
沙巴依哟,沙巴依 / 212
树的书橱 / 214
蛙 / 217
小 龟 / 220
二二和一一 / 222
古典的猫和现代的猫 / 225
女人的头发 / 229
洗衣随想曲 / 232

目 录

- 一只堵塞马桶的莲蓬头 / 235
- 捡 钱 / 238
- 挖荠菜 / 240
- 清香的垃圾 / 242
- 蜘 蛛 / 244
- 情 人 / 246
- 转椅的喜剧 / 248
- 地下室里的蟋蟀 / 251
- 假 花 / 253
- 珍珠熊 / 255
- 烧稻草 / 258
- 蜗牛小曲 / 260
- 猫三趣 / 262
- 斑 鸠 / 264
- 养狗记 / 266
- 一本脏书 / 269
- 狗 叫 / 271
- 鸟 / 274
- 楼梯上的女儿 / 277
- 魔 戒 / 279
- 盲 道 / 282
- 小猫启示录 / 285
- 豌豆公主的那粒豌豆 / 288
- 猫的宠物 / 290
- 怀念河鲫鱼 / 293
- 一只红嘴相思鸟的恋爱史 / 297
- 我在美丽的宁波(代跋)

恍若生命

恍若生命

夜 鸟

大约是在春秋两季,夜里,闻天空有“哇”、“啊”的怪声。有时半夜。我想,是迁徙的候鸟,很大,灰褐。

曾多次出去,抬头仰望茫茫的夜空,想打到那发出鸣响的物体。有时月半,夜空镀一层银光,像一面镜子,或镜子的背面。可一次也没看见。就在我仔细寻觅的同时,这鸣叫又移动着,仿佛有一块夜在鸣叫着移动。我根本来不及把它们分辨出来,然后这声音突然消失了。

也许不是夜鸟。可是什么能在半夜的天空中发出怪响呢?我想它很孤独,受伤了,掉队了,失恋了。在这茫茫黑夜中流浪着,丧失了时间。它凄厉、怪异的鸣叫,使黑色的苍穹倾斜了。我想,它也许黑,也许雪白。

这叫声有一个尾音,很短促,又似悠长。像橡胶被撞击后的回弹,又像一种金属若有若无的毫光。有时,就像一个人悬在那黑暗的大气中,在墨黑的下面,发出一声呐喊。

我知道,黑夜永远是同样的;我永远也无法看见那个生命。我真想看见它。

沉 鱼

我又一次注视着鱼缸。已经好几场大雨了,缸中的水莲叶子厚重粗野地支棱到沿外,歪斜在空中。红鱼还是没有一丝痕迹。水像是死的。

我知道鱼死了,沉下去了。它们正在水莲的根旁腐烂。它们的哀怨,使莲叶狂乱。但我总会想,它们沉下去了,在水下游着。它们不浮上来。它们在长大,肥硕,红艳。

答案很明确,只要去倾倒水,或把水搅一下,这不过是一只鱼缸。可我宁愿让水就这么死着。让它这样封闭一切,创造一切。我仿佛看见,在大海中,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玻璃中,鱼像雪花,像尘土那样沉下去,一批一批,无声无息,整齐得像被刀裁过一样。

可在海底,并没有一条死鱼。所有的鱼都在游弋着,像群鸟哗啦啦飞过珊瑚丛。

自 伤

我决定再不诉说,我发誓隐藏,装作若无其事。残破的皮肉如同战败的旗帜,羞惭而垂丧。亲人们又要说你呀你呀,好像这是我莫大的罪愆和耻辱。

佛祖饲虎,达摩面壁,苏秦刺股,程门立雪,所有的自伤都是牺牲,有神圣的光芒,汗青口碑。唯有我的自伤,不断地,偷偷摸摸地破一点皮肉、出一点污血,好像一种卑鄙的行径。

有一个很猥琐的神,支配着我,在我肉体的土地上不断地刨掘,挖一些很小很浅的坑,不播下一粒种子。

这伤害,根本不如教徒的舍身燃指,甚至不如自虐狂鞭笞自己。它只说明,生命是多么没有意义。我的亲人啊,为什么连它你们都要指责?我常久久地看着这滑稽而悲哀的情景,连哭都不可能。



星 空

许许多多神秘被剥掉了面具,我总感到,脸上的皮肤是新长出来的,干净,鲜红,扎痛。

星空再也不是嵌满钻石的穹顶;银河也不是星空的脊梁;星星也不是格鲁吉亚少女的眼睛。它们不过是一些物质,非常巨大,燃烧着,旋转着。我们一直想在它们附近登陆,尽管有一些是美丽的梦,比如上帝。

诗人爱因斯坦扼杀了另一个星空。他的小提琴的弓不得不那么拉动。

我仍站在阳台上,置身星空。繁星闪烁,就像星星那样闪烁。比喻消失了,星空格外清晰,像一颗露珠。我可以严肃地凝视那一亿光年处的一个阳台,它下朝着我。有时是空的;有时,上面晒满了衣服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感到孤独。

落 叶

落叶知春吗?春是不知落叶的。面对春天,落叶是一种多余,一种浪费;或者,干脆是一种无用。

无用到它尽可以飘落下去,穿过泥土,穿过大树的根须,穿过水源,穿过火焰,一直落下去。时间已经无力成为它的羁绊。

这一切,不过是两三秒钟的事。在这短促的永恒里,千年的故事也就演过了。爱爱恨恨,生生死死,都有了足够的时间去了结。而在繁花似锦的日子里,什么事情都来不及去做。

本来是有物的,自然也有尘埃。承认遍所有可承认的,它才能这样飘落。

它脱离了生命、意义、想象,如同从宇宙的反面扔进来的东西。它的无用早已超越了艺术和美,是一种猜测;或者,一种妄为。

它不是美,只是一种无用。然而,只有无用的心情去看它,它成了一种美。必须有双重的无用,美才能显现。

而有用是丑陋的;双重的有用是残忍;三重的有用就是荒谬。

雕 像

我走在一座浑圆的大山一圈一圈的环形路上,好像要迷路了。在路边我突然在一个地方蹲下来,掀开一个隐蔽的东西,不知是树枝还是篷布。我一下高兴不已,原来这是一个下山的出口。下面是一块平整的凹地。我走下去。凹地中央有一座青铜塑像,是一位五十岁的男子。我想我该认识他。我的目光扫过他暗色的脸颊上的一条条肌肉,但我觉得我不认识他。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像他。正当我走过他身边时,他突然也走了,和我并排走着。他见我一直在观察他,就侧过脸对我说:“你应该认识我的。”我又仔细看了他青铜的脸颊,还是不认识他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像林子一样的地方很陌生,我彻底迷路了……

秋 天

秋天来了,我坐在这里。

鱼星点点。芦苇在风中摇曳。芦苇在风中摇曳。芦苇在风中摇曳。

那摇曳的姿势。

我在想这些鱼星。底下很可能都是一些小鱼,小得像柳叶,没有分量。也可能是大点的鲫鱼,鳞像金子。也许,那只是一些淤泥的呼吸。

草叶上的一只翠绿的蚂蚱,突然伸展红翼,最小的滑翔机一样掠过水面。

有一枝雪白的芦花。是芦花吗?好像所有的芦苇刚刚抽穗。

芦苇总是那样地摇曳。



生命的气息吹过晚稻田,有一种洗净的骨头的清冽。我已经非常熟悉它了。我知道,它就是我。

从眼前的稻穗水平地延伸到远方挂满橡子的黛色,这个秋天的记忆都是不真实的。我所有的经历,就是这枝芦苇的摇曳。

这咒语般的鱼星。

兴奋与期待还是有的。甚至还有一丝残忍。

而欲望则变得十分简洁。如果从这秋天的晴空看一个人坐在稻田中间。

我坐在这里,秋天来了。

海之交响

第一乐章 快 板

1980年在北京参加青春诗会,写小传时我写道:我出生在大海里。被张学梦看到了,他笑着说:“那你是两栖动物了?”我意识到语言的尴尬,脸红了。就这样,我第一次向世界表明我与大海的血缘关系,就遭到了失败。

这是浩瀚东海中的一个岛屿,在由一千多个岛礁组成的舟山群岛中,它是最大的一个。不知多少亿年前,它是连绵的干燥的山脉中的一块。自从雨开始轰然而下,从火热的红色的雨,终于变成清澈湛蓝的雨;它不知不觉地,成为一张水中仰起的湿润的脸,一只在水中努力保持干燥的鞋子。蝾螈、海鬣蜥、肺鱼之类的两栖动物,从海里爬上它的边缘,然后长久地面向大海。它叫定海。

我很清楚,在那些爬上定海的两栖动物中,无论经过多少年的进化,也不会有一只演变成为我。我应该说,岛在海里,像一个温暖的母腹;而我,就从这腹中出生。和那些两栖动物最为相似的,就是我也会从海中爬上来,长久地面向大海。

岛屿,这张努力向上仰起的脸,那山峰就像它粗长呼吸的鼻子。它也是我的脸,我在呼吸,鼻翼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海水。我急于往前走,可是岛这巨大的鞋子没有飞动,它只是保持着不沉下



去；我深入大海的愿望，也就只能保持在想抬起一只脚的姿势之中。

在这个姿势保持了许多年之后，终于我说道：“海很大很大是许许多多不能喝的水。”这几乎就是一句废话。我以为这句废话，是一个对海的终极表述。

这是一个相声：一个人要写一首赞美海的诗，他憋了半天，终于脱口而出：“海啊，你真他妈的大呀！”如果，这个人知道维特根斯坦，知道他所说的“不可言说的事物”，那么，他差不多就是我了；当然，他还是要在大海之中的母腹中出生而长久地面向大海。说海很大，说海都是水，说掉到海里就会淹死，这可能是对海最准确的赞美了，也是最好的；因为这个赞美等于什么也没说，它和海是一个同语反复。

记得也是生活在海边的诗人舒婷，对海也下过一个定义：“复杂的简单”（“简单的复杂”？）。这个比说海很大，似乎要深奥了许多；但只要你对海有足够的了解，“复杂”就是“很大”，“水”就是“简单”；它同样也是一个同语反复。因为大海永无止息的沉默和律动，因为大海无时无刻的生死相依，因为大海辽阔无边的诱惑，因为大海穿越时空的呼唤，我们甚至都不能一脚踏进去，我们还能够对海说什么吗？

克尔恺郭尔曾嘲笑地说，同语反复是一条终极原则，思想的最高法则，可以用来搪塞充实整个人生。但是，我们应该搞清楚同语反复产生的根源。我以为它产生于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对事物一无所知；一种是对事物过于熟悉。前者自然是滑稽可笑的；而后者，则是一种深深的无奈。对于可笑，维特根斯坦所开的药方是：沉默。那么，对于无奈呢？

海就是把地球上的一个大坑全都灌满的水，我不知道这是“大音稀声”，还是白痴。我宁愿，为了思考终极的海而成为白痴；而不愿对于海一无所知，却自以为不用去思考它，甚至不用去理

睬它。好像是法国的查理十四,坐在大海边,海潮涌上来了,他大声地说:“我命令你退下去!”可是海潮越涌越高,查理十四只好拔腿开溜。这个皇帝还是蛮可爱的,这是一出关于海的小喜剧。然而,对于我们古老的民族,海却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,甚至成了我们的一切悲剧之源。

第二乐章 慢 板

大禹治水,划分九州,有一富饶的海边的青州,“海岱惟青州……厥贡盐絺,海物惟错”(《尚书·禹贡》)。这种盯住海涂海边的功利性目光,是对海的一种认识。古人对海的另一种认识,就是将海看成遥远而不可知的事物。屈原“览冀州兮有余,横四海兮焉穷”,这“四海”就是四方的边极。而庄子“天下之水莫大于海,万川归之,不知何时止而不盈;尾闾泄之,不知何时已而不虚”,就更是“海很大很大”了。我突生奇想:如果当初,我们对海的认识正好相反,将海边眼前的东西当成虚无与不足,而将海那边看到不知有多么巨大的功利,海便不会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悲剧了。

古籍中载海最多的,怕就是《山海经》了。海外经及大荒经中,就已知海外有“外国”。这些白民国、君子国、三苗国、骹兜国、大人国、结胸国、奇肱国、羽民国等等,不知是地理还是神话,抑或是二者皆有。“穷发之北,有冥海者,天池也”,庄子此海,当是志怪而已,借此寓言他逍遥世外的人生观。“自威、宣、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此三神山者,其傅在勃海中,去人不远;患且至,则船风引而去”,司马迁此海,不过录以仙说,他自己怕也不信有此海上仙山。“文种既葬一年,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。故潮水之前扬波者,伍子胥;后重水者,大夫种”,赵晔此海,是一美丽的民间传说,至多是观察到了潮汐现象。他们这些有关海的认识,其价值,比《山海经》要低得多。《山海经》虽然最为荒诞无稽,但它离海的事实最为接近。我始终怀疑,当时一定是有人到过这些海

